



晚清名士薛时雨

赤心一片报桑梓

一、重建醉翁亭(上)

薛来彩

薛时雨年轻时经常与兄弟们一起到琅琊山赏景作诗,并写下了众多楹联诗词,他曾为影香亭题联云:“踞石而饮,扣槃而歌,最难得梅边清福;环山不孤,让泉不冷,何须恋湖上风光。”为欧梅亭题联:“行乐处草木可敬;会心时鱼鸟相忘。”他从小就十分仰慕欧阳修,欧阳修的道德文章、学识品格都是他的楷模,尤其是欧阳修的为政“宽松待民,简易做事”、“与民同乐”的思想深深地启迪着他,指引着他。历经宦海浮沉,目睹了晚清政治腐败,内忧外患,民不聊生,他对欧阳修的流风善政更加景仰。在杭州和南京时,每当欧阳修的诞辰,他都会倡导举办“寿庆会”,大家一起作诗纪念欧阳修。他想:如果任这样下去,不光醉翁亭和丰乐亭消失,遗迹恐怕也将荡然无存。

薛时雨把自己决心重建醉翁亭和丰乐亭的想法告诉慧参和尚,慧参和尚听了非常高兴地说:“真是功德无量啊!阿弥陀佛!”薛时雨掏出一些银子给他,聊表心意。

慧参和尚却直摇头:“不可不可!老衲不能收您的银子,还仰仗您重新修建好醉翁亭、丰乐亭啊!”

告别慧参和尚,薛时雨非常失落地回到南京,随即开始谋划如何重建醉翁亭、丰乐亭。他虽然做官十几年,官至二品銜候选道,但许多时候只是候补官员,没有俸禄,再加上他为官清廉方正,家中并无积蓄,要重建醉翁亭、丰乐亭谈何容易?

他首先想到好友、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,想请他帮助。曾国藩也是十分尊崇欧阳修学识人品和为官之道的。同治十一年(1872年)春节刚过,他便到两江总督府,拜访好友曾国藩。曾国藩听了他的介绍,极为赞赏地说:“难得慰农山长有这么一片赤诚之心,我当然支持!”

于是,薛时雨回到借阴书院,提笔撰写了一份重建醉翁亭和丰乐亭的募启:

重建醉翁亭、丰乐亭募启

吾乡醉翁亭、丰乐亭为欧阳公之遗爱。欧阳公当宋全盛,治滁不三年,滁之山水却托于欧阳公,而气象始发。

而今醉翁亭、丰乐亭已鞠为茂草。大兵之后,宇内名胜荒废十七八。时雨滁人,言滁 焉伤之,蓄此重修之志耿耿矣。祈诸公各分奉畀。时雨乐观厥成,复亭旧观。岂徒以山林寂寥中增此流连觴咏之区,付诸丹青,发以诗歌尔,亦愿宰治良吏皆观感欧阳公之流风善政矣。

时雨敬于昔贤,且敬于诸公之好古乐善,醴贻将依汉人碑阴之例,具题名于贞石焉。

圣清同治十一年正月

他再次找到曾国藩,拿出自己撰写的《重建醉翁

亭、丰乐亭募启》,请他作为首倡人。此时曾国藩刚发脚麻之症,舌蹇不能语。但他仍然拿出五百金捐资助建,并在薛时雨的《重建醉翁亭、丰乐亭募启》上,郑重签下自己的大名,作为首倡人。可惜20多天后,曾国藩在南京去世。

接着薛时雨想到曾经的老上级、同乡李鸿章,就非常恳切地给他写信,把醉翁亭、丰乐亭遭到毁灭殆尽的情况详细介绍,并说出自己希望能集资重新修建、恢复旧观的愿望,请求他给予帮助。

信写好后,便托吴知县将信带给李鸿章。李鸿章接信后很快回应。同治十一年(1872年)4月2日,李鸿章在回复薛时雨的信中说:“吴大令至,接奉手书,借审道履绥和,著祺增吉为慰。丰乐、醉翁诸胜,本为文忠遗爱,吾乡人士正当重加修葺,以复旧观。执事啸傲湖山,希踪六一,作东南之提倡,广文献之流传,鄙人亦当捐助二百金,俾襄盛举。”

得到李鸿章的响应,他欣喜不已。但他知道重建醉翁亭和丰乐亭需要的钱款可不是个小数目,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他又找到老朋友、曾任安徽学政的何璟(字伯玉、号小宋),何璟时任江苏巡抚,不久代理两江总督。薛时雨向何璟说明来意,请求他作为《重建醉翁亭、丰乐亭募启》的倡导人,他爽快地答应了,并且捐资相助。接着他分别给老朋友、李鸿章伯兄的湖广总督李瀚章、安徽巡抚萨尔特·英翰(字西林,谥号果敏),赋闲在家的陕甘总兵刘铭传写信,请他们捐资助建,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响应,他的信心也更足了。

不久,薛时雨应同乡好友方浚颐(字子箴,号梦园)的邀请,到扬州平山堂参加欧阳修诞辰纪念会。平山堂位于扬州市西北郊蜀冈中峰的大明寺内,始建于宋仁宗庆历八年(1048年)。欧阳修从滁州(今安徽滁州)太守转任扬州太守,看到这里清幽古朴,非常喜欢,于是在此筑堂。欧阳修每坐此堂上,江南着山,历历在目,似与堂平,因此他给此堂取名“平山堂”。欧阳修离去后,平山堂便成了专供文人雅集吟诗作赋的场所。咸丰三年(1853年)到同治六年(1867年),太平军11次进攻扬州,3次攻入扬州城。扬州饱经战火,名胜古迹悉遭毁坏。平山堂也是一片瓦砾,杂草丛生,荒废不堪。此时,方浚颐由两江盐运使调任两淮盐运使(清代两淮指苏皖两省江淮之间的地方。两淮盐运使从三品,办公地在扬州),赴扬州任职。他力排众议,抱定“莫使前贤遗址逸”的坚定信念,决心修复遭战乱破坏的名胜古迹,先后修复了平山堂、天宁寺、史公祠、盐宗庙等一大批古建筑,是扬州同治年间战后重建的第一大功臣。

薛时雨一进平山堂,看到正在修葺的平山堂大部分完工,气势恢弘,堂阁亭榭,古朴壮观,倍感激动,羡慕不已。这也更加坚定了他重建滁州醉翁亭和丰乐亭的决心。

(未完待续)

艺术看台



盛世枫和(2020中国精品盆景展金奖作品)

刘胜才老师的三角枫盆景又得金奖了!算算从2008年南京举办的第七届中国盆景展到今天如皋举办的2020中国精品盆景展,凡是刘胜才老师参加了的国家和国际盆景展览,他的三角枫盆景都能得到金奖,已连续获得6个之多!

三角枫,最普通、最大众、最常见,甚至有人认为是观叶树的盆景树种,是怎样做到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连续获得这么多金奖的呢?笔者静而观之,得到两个字的结论:极致。具体说来就是刘胜才老师在以雄浑之美为创作目标时,能围绕此目标把创作的方方面面都做到极致。

纵观这些金奖作品,雄浑之美是笔者最大的感受。这种美仅从字面上看就是浑厚的雄壮,如果深究,它源于道家思想,在唐《二十四诗品》中位居首品,讲究“反虚入浑,积健为雄”,不尚“人为强调”,注重事物本身的博大厚重。落实到盆景造型上,就是不同于以骨架、线条为造型特征,注重外在张扬的雄强和雄健之美,而是以树木本然的密集和厚重为造型特征,注重内在质朴,注重整体感觉之美。

最精妙的是刘胜才老师把传达的方法做到了极致——用形象恰到好处地传达出雄浑之美!以《盛世枫和》为例,您看:根是厚实平伸,四面展开,密爪抓泥,左面稍高稍长维持着枝干向左取势的平衡,蕴含着一种内在的顽强;干是挺立壮实,直中有曲,皮健筋凸,蕴含着一种平实的健康;枝是多枝组“层”,粗细杂糅,密茂横铺,蕴含着一种生命的博大。这些根、干、枝的多样造型之美恰到好处地统一于雄浑之美,彰显着雄浑之美。又加上恰到好处的用盆和几架设计,乃至树枝的创口处理、盆面的整洁美观等等的精致周全,让《盛世枫和》(枫字谐音“风”。笔者注)的形象呈现达到了极致。正是这样的极致让他的三角枫盆景自成风格,超然出群,最终获得专家的每每认可,次次获得金奖;同时也使众多盆景人在面对“千盆一面”的审美疲劳中得到振奋,享受到真正的艺术之美。

回望刘胜才老师的获奖盆景,可知他的极致是长期坚守自我、精益求精的结果。2008年笔者看到《气贯富士》后曾说:变异的日本树冠和变异的中国树干,使盆景的整体形象既少了日本盆景的“横实”,多了中国盆景的“伟岸”,又在中国盆景的“伟岸”中包含着日本盆景的庄重。《花木盆景》2009年第5期《从程式的变化看中国盆景的发展》可见,12年前刘胜才老师盆景中有着“看得见”的“借用”,而后的“借用”就越来越少,直至《盛世枫和》,其极致功夫已独尊自我,自成一家!想必他在学习中的扬弃,观察中的体悟,创作中的自觉,少不了要经历许许多多的“山穷水尽”才得以迎来今天的“柳暗花明”。其中坚守和求精的酸甜苦辣只有刘胜才老师自知。

而对极致的追求应该是盆景人的最大乐趣,且对这个乐趣的追求,又是盆景作为艺术走向极致的最大动力!

积健为雄,超然出群

——刘胜才老师三角枫盆景的极致之美

刘永辉

文化·动态

作家苏北滁州图书馆导读汪曾祺

4月24日,滁州市图书馆举办世界读书日报告会,邀请知名作家、汪曾祺研究者苏北导读汪曾祺。

苏北,本名陈立新,天长人,60后,中国作协会员,四届安徽作协理事,号称“第一汪迷”。报告会上,苏北以《今天我们读汪曾祺读什么》为题,倾情讲述自己与汪曾祺的交往,多年阅读、研究、书写汪曾祺的心得,以独特视角解说为何汪曾祺身后愈发受到读者欢迎、汪曾祺作品经典化的必然性。

为了帮助听众更好地理解 and 欣赏汪曾祺,报告会上,滁州“汪迷”朗读了汪曾祺代表作品精彩片段。苏北向滁图赠送了散文集《一汪情深:回忆汪曾祺先生》《忆·读汪曾祺》《呼吸的墨迹》。

(滁图)

